

约绘

总第十九期 ①

山东新闻美术馆

栏目主持: 霍晓慧
本版撰文: 李可可

“倚门回首”

清照词意名家创作访谈(一)

7月29日,本报“大众书画”专刊名牌栏目“约绘”的一次特别策划——“倚门回首”清照词意诗书画雅集在山东新闻美术馆(济南市大众传媒大厦4楼)举行。刘书军、岳海波、王小晖、梁文博、宋丰光、张锦平、韦辛夷、徐永生、杨晓刚九位画家以李清照词意为主题创作的多幅精品同时展出。继上周本报“大众书画”专刊推出两个版的现场报道之后,今日起,本专刊继续以专题的形式与读者分享这批作品以及创作背后的故事,力求词意画意一并呈现。

——编者

醉花阴

李清照

薄雾浓云愁永昼,瑞脑消金兽。佳节又重阳,玉枕纱厨,半夜凉初透。东篱把酒黄昏后,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销魂,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。

如梦令

李清照

常记溪亭日暮,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晚回舟,误入藕花深处。争渡,争渡,惊起一滩鸥鹭。



误入藕花深处 岳海波 136cm×68cm



人比黄花瘦 刘书军 136cm×68cm

刘书军:此处暗香盈袖

《醉花阴》是李清照在一个重阳节因思念丈夫赵明诚而作,应该写于1103年。据说元代伊世珍在《琅嬛记》中这样记述:易安以《重阳醉花阴》词函致明诚。明诚叹赏,自愧弗逮,务欲胜之。一切谢客,忘食忘寝者三日,得五十阙,杂易安作,以示友人陆德夫。德夫玩之再三,曰:“只三句绝佳。”明诚诘之。曰:“莫道不销魂,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。”正易安作也。

应邀创作《醉花阴》词意的是刘书军老师,画作的题目为《人比黄花瘦》。刘老师认为,在这首词里,李清照灵光闪现却深入浅出,字字句句含蓄又优美。此时是李赵二人婚后两三年,生存环境还没有那么严酷,词人得以比较投入地沉浸在个人感情中,并把这种深刻的情感用异乎寻常的手段表达了出来。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深,生者可以死,死可以生,李清照和赵明诚少年时代的爱情,自然又热烈。

很多画家都觉得李清照难画,越是了解,越是重视,越无从入手。刘书军老师也画过这位“千古第一才女”,尤其对“人比黄花瘦”这句,曾经用心琢磨。人、黄花、瘦,都是比较具体的概念,词虽委婉,但元素是硬碰硬的实在。怎样用简约的手法把这首词表现出来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路。“现在看,我应该把她画得再年轻一点。”在刘书军心里,李清照的美很难描述,不是外在,而在韵味。“李清照从欢乐到忧愁,经历了很多事,悲剧色彩越来越浓。就这幅画来说,她依然在幸福中,但是面部已经有了愁容。不光是因为夫妻分居导致的思念,我还以为埋下了伏笔。从角色把握上,我不想仅仅把她局限于某一个时间段。”

黄花指的是菊花。重阳节的菊花并没有太多美好的寓意,秋意萧瑟中,人比黄花还要憔悴。虽然香炉中点着昂贵的瑞脑,但不能安慰孤独的灵魂。薄雾浓云是室外的景象,画家移景室内,以黄花牵引视线,带出独坐的女子,她倚着窗儿,面前一壶一杯,不知自斟自饮了多久。

这首词中,“莫道不销魂,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”最为人们所熟知,其实整首词字字珠玑,都十分精妙。画家在创作时就需要取舍,只保留了主要元素。

“在这幅作品中,承接西风的帘子

是不可或缺的,我画帘子还真花了时间。”刘书军的认真可以达到较真的程度,军人出身的他,做事果断又细致,一旦着手,必须负责到底。去年底,大众日报举办纪念创刊80周年活动,他完成了大幅主题创作《我送你们上前线》,光上面密密麻麻的题字就写了三天,这些文字既是事件的说明,又是画面的重要组成部分,观者无不感动。《人比黄花瘦》同样体现了刘老师的认真细致,这幅画他画了两遍,尤其是帘子的部分,一丝不苟又充满写意精神。帘上的字是先题上去的,避免了杂乱。画面最上方的帽子先把帘子破了一下,右下角的酒壶完成了第二破,使一个形状规则、面积并不小的物件不至于生硬和突兀。菊花是先泼了颜色再勾勒,虚实实实,甚至有了些现代感。主人公衣服素淡,头上没有任何饰物,画家为了体现词人的寂寞孤单、无心装扮,用心设计了每一个细节。

中国的写意画不是“有一说一”,重在提炼、归纳和升华。但在写意精神



刘书军

1952年生
山东青岛人
中国美协会员
山东省美协顾问
山东省中国画学会常务副会长
国家一级美术师

下,也不能抛却现实。有西画基础的刘书军造型能力十分突出,画了很多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,尤其在领袖人物和军事题材创作上独树一帜,曾参加过20次全国美展。近年来刘书军画风愈加豪放,特别以画钟馗闻名。然而从钟馗到李清照的转换,他做得自然而然。“咱作为一个当过兵的人,有豪爽也得有温柔啊!”刘书军在采访中笑道。既能画沧桑的老人,又能画天真的孩童;既能画叱咤风云的伟人,也能画生龙活虎的战士,这是刘书军对自己人物形象塑造的要求。“现代人画创作,给我们增加了不少难度,因为要直接面对生活。改革开放40多年来,老百姓的生活日新月异、千变万化,不能胡编乱造。”记者之前看到过刘书军老师2013年创作的一幅大画,描绘的是毛泽东视察济南东郊公社,当初有同行建议他给画中的一位群众穿上蓑衣,但是他没有采纳,因为当时济南市的百姓并不穿蓑衣。画古人虽然可以相对放松,但关键元素也不能乱来。画家要深入历史、深入生活,细致入微地了解时代背景,才能在现实的基础上发挥写意精神。

李清照的世界里少不了酒,“有人喝了酒忘词儿,断片儿,但是她没有,她喝了酒更清醒,更有才情。”刘书军说。可惜这个重阳节,她只能独酌。从“浓睡不消残酒”到“三杯两盏淡酒”,再到“酒意诗情谁与共”,酒陪伴着李清照,抚慰着李清照,也见证着李清照生命状态的演变。我们还是希望,无论时局如何,李清照总能感受暗香盈袖,乐于看到春花遍野、秋云飞度,也盼望所有历经坎坷的人都如她一样坚强。

刘书军说:“李清照是章丘的、济南的、山东的、全中国的。为什么李清照的词在宋词里边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?因为她不但有才华,并且比爷们还爷们。”说李清照是婉约派词人,其实很片面。她从小就与众不同,不会永远躲藏在自己的小情感、小世界中。“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”,一个女子写出的词,其境界很多男子都未必能达到。

其实,参加此次“倚门回首”清照词意书画创作的艺术家,无论对词意还是对李清照这个人,都揣摩得比较透彻。“一生起起伏伏,也使她把才情发挥到了极致。虽然大环境不如意,但是她对生活从来没有屈服过。”刘书军说,“她就是人杰。”

岳海波:沉醉莫忘归路

有人说,李清照《如梦令》里的溪亭是指珍珠泉东的溪亭泉,也有人说,溪亭是在李清照的老家章丘明水,还有学者认为“溪亭”并非实指。刚刚画了《误入藕花深处》的岳海波老师,宁愿李清照“不知归路”的沉醉之处是大明湖水域,900多年前,这里鸥鹭起落,碧荷连天。

李清照一生中,快乐是那么短暂。19岁以后家中就发生了变故,从此遍尝离愁,更因忧国而神伤。70多岁去世,至今无人知晓葬在哪里。如果可以重来,她是否愿意选择同样的道路呢?画《误入藕花深处》的时候,画家心里其实有个声音说:“停在这里,不要长大。”

“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”,岳老师今天早晨发了一篇文章的链接,文中就有这句歌词,来自电影《缝纫机乐队》。不需专注于有文化或者没文化的概念,那都容易走偏,我们感叹的是,像李清照之类的知识分子——尤其知识女性,忧伤常常成为标配。并非强说愁,只是在浑浑噩噩的众生中,总有清醒的头脑和先行的脚步,他们主动承担的太多,必然忧愁。

岳海波老师是个豁达开朗的人,不过他笔下的女子都十分含蓄,甚至忧伤。有人说他的画不太喜庆了,但他觉得过于喜庆的东西指向性太明确,容易限制了联想的空间。《误入藕花深处》也是这样。十五六岁的李清照荡舟在藕花丛中,虽是酒后游玩、兴尽而归,但没有喜形于色。一幅画就是一辈子,画家希望用笔墨留住词人仅存的欢乐时光,也为她坎坷的一生怜惜和感叹。

李清照独居江南,继续著书写词,外表坚强,内心孤苦,一句“江山留与后人愁”写出了多少无奈。难道奋斗一生都是虚幻?岳海波很喜欢《蒹葭》的意境,“我一直想画出那种感觉,朦胧的、虚幻的,带着水汽湿漉漉的,可望而不可即的。但有时画着画着,初心就忘了。”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画家,岳海波画过不少重大题材的作品,《五三惨案》《武昌起义》《齐桓公争霸》等广受赞誉。但是另一方面,画家也在努力做减法。“我希望画面元素越少越好。好比话越多,主题越不突出,越说不清楚。《石涛画语录》的内容,可能只是早晨起来的一点感想,不一定连贯或者逻辑性很强,但很精准。”大道至简,笔墨语言也是如此。

回到《误入藕花深处》的画面上。因为词中有“常记”二字,所以写这首词的时候,“溪亭日暮”应该已成回忆。可是沉醉的美好令人念念不忘——这沉醉,一半是酒醉,一半是陶醉,活

泼的小少女玩了很久才回去,正好落日余晖与鸥鹭齐飞。岳海波原想铺一层深色的调子来体现日暮,但是天光虽晚,人还年轻,青春的气息挡不住啊,足以把周围照亮。那层暖调子令人喜悦和心安,人物虽然偏在一侧,但因为被着重刻画,依然是视觉中心。少女的头发自由于贪玩而散落两络,手边的书表明在画家眼里,主人公酒意虽浓却不减知性。天上飞的是鸥还是鹭呢?地形复杂,水面很大,各种生灵都可以居住其中。

岳海波和女儿曾经收留过一只受伤的鹭鸶,用小鱼喂养了一段时间,伤好以后就划着小船送回了大明湖。济南是个美妙的地方,一城山色半城湖,人与自然是那么和谐,千年之前就是如此。如今珍珠泉依然有好多少白鹭,不知是不是李清照看到过的那种。

很多济南画家都和李清照有过关联。章丘百脉泉有李清照纪念馆,20世纪90年代,岳海波等一批画家曾经在那里画过李清照,对女词人有了不少的了解。他的李清照——甚至他塑造的所有女性形象都比较清瘦,这是一种审美的选择。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标准。蒋兆和先生曾经说过:‘有写生能力不一定有造型能力。’这也是他自身的体会。学院派有一套训练写生的办法,但最后还是要有自己的审美能力、造型语言。其实我自己的画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。”岳海波早年间去西方参观各种博物馆、美术馆,被深深地震撼过,中国传统艺术在他心里一度显得黯淡了。但是当他再次把中原的文物、古迹、艺术仔细琢磨之后,就感觉中西方在艺术上其实是一种完美的抗衡、互补和共存。西方的东西像玫瑰,又香又美;中国的艺术像竹子,讲求的是品格。“品格恰恰是我们学院派教学中很难培养的。”

我们想要的东西,现实当中可能真没有,但是可以画出来。画画的目的又是什么呢?岳海波说了他看重的一条:“可以更好地保护人性。”当艺术家经历了人生起伏甚至生死之后,更加明白了这个最简单的道理:活着最重要。有了这个信念,很多事都不会计较了。生活是通向死亡的过程,这并非悲观,而是坦然。照此说来,无论现实还是画面,虚虚实实也不用当真。只是沉醉莫忘归路,历尽红尘千般劫,心中还能记着溪亭日暮。

岳海波

1955年生
山东济南人
中国美协综合材料绘画与美术作品保存修复艺委会委员
山东艺术学院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